# 周書

一

百衲本二十四史

# 周書

四部叢刊史部

上海涵芬樓影印
吴縣潘氏范硯樓
及自藏宋蜀大字
本配元明遞修本
原書板高二十三
公分寬十九公分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
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
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
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
今既鏤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
其目録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
勢劫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爲
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
之未盡也卧予之言既當其意遂起并書夜諮

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詘已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歿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已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誘之言

又況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
仁所以爲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已任人則未始
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
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
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
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已則其粗亦不能以爲人
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內不欺其心則
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已哉
能無已始可以得已而足以揆天下之理知人

之言而邪正無以度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爲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凛然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因敝以新法度而令能者馳騖於下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怫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攝衽

俯仰廟堂無爲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爲王者事君臣一也而君之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爲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爲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爲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爲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徒取其能因

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効又况慨然行
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爲之勢乎是固不宜無論
也臣燾臣安國臣希謹昧死上

後周書目録

凡五十卷

紀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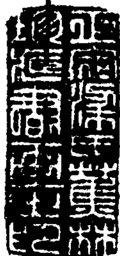
傳四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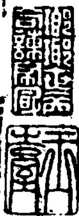
紀第一　文帝上　周書一

紀第二　文帝下　周書二

紀第三　周書三







孝閔帝

紀第四　周書四

明帝

紀第五　周書五

武帝上

紀第六　周書六

武帝下

紀第七　周書七

宣帝

柳霞

列傳第三十五　周書四十三

李延孫　韋祐　韓雄

陳忻　魏玄

列傳第三十六　周書四十四

泉企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固

任果

列傳第三十七　周書四十五

藝術
冀儁　蔣昇　姚僧垣子最
黎景熙　趙文深　褚該
列傳第四十　周書四十八
蕭詧
列傳第四十一　周書四十九
異域上
高麗　百濟　蠻
獠　宕昌　鄧至

後周書目錄

紀第一　周書一

令狐德棻等撰

文帝上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爲黃帝所滅子孫遯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筭略鮮卑慕之奉以爲主遂揔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其後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璽普回心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

國并以爲氏焉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爲魏舅生之國九世至侯豆歸爲慕容晃所滅其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菟公魏道武將攻中山陵從慕容寶禦之寶敗陵率甲騎五百歸魏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徙豪傑於代都陵隨例遷武川焉陵生系系生韜竝以武略稱韜生肱肱任俠有氣幹正光末沃野鎭人破六汗拔陵作亂遠近多應之其僞署王衞可孤徒黨最盛肱乃紏合鄉里斬

可孤其衆乃散後避地中山遂陷於鮮于脩禮脩禮令肱還統其部衆後爲定州軍所破歿於陣武成初追尊曰德皇帝太祖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孕五月夜夢抱子昇天纔不至而止寤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長身長八尺方顙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

賢夫夫少隨德皇帝在鮮于脩禮軍及葛榮殺脩禮太祖時年十八榮遂任以將帥太祖知其無成與諸兄謀欲逃避計未行會爾朱榮擒葛榮定河北太祖隨例遷晉陽榮以太祖兄弟雄傑懼或異己遂託以他罪誅太祖第三兄洛生復欲害太祖太祖自理家冤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孝昌二年燕州亂太祖始以統軍從榮征之先是北海王顥奔梁梁人立爲魏主令率兵入洛魏孝莊帝出居河內以避之

榮遣賀拔岳討顥仍迎孝莊帝太祖與岳有舊乃以別將從岳及孝莊帝反正以功封寧都子邑三百戶遷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万俟醜奴作亂關右孝莊帝遣爾朱天光及岳等討之太祖遂從岳入關先鋒破僞行臺尉遲菩薩等及平醜奴定隴右太祖功居多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增邑三百戶加直閤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寇亂百姓凋殘太祖撫以恩信民皆悅服咸喜曰早值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太祖嘗

從數騎於野忽聞簫鼓之音以問從人皆云莫之聞也普泰二年爾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留弟顯壽鎮長安秦州刺史侯莫陳悅爲天光所召將軍衆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而計无所出太祖謂岳曰今天光尚邇悅未有二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无不遂岳大喜即令太祖入悅軍說之悅遂不行乃相率襲

長安令太祖輕騎爲前鋒太祖策顥壽怯懦聞諸軍將至必當東走恐其遠遁乃倍道兼行顥壽果已東走追至華山擒之太昌元年岳爲關西大行臺以太祖爲左丞領岳府司馬加散騎常侍事无巨細皆委決焉齊神武既破爾朱遂專朝政太祖請往觀之既至幷州齊神武問岳軍事太祖口對雄辯齊神武以爲非常人欲留之太祖詭陳忠款乃得反命遂星言就道齊神武果遣追之至關不及太祖還謂岳曰高歡非

人臣也逆謀所以未發者憚公兄弟耳然凡欲立
大功匡社稷未有不因地勢總英雄而能克成
者也侯莫陳悅本實庸材遭逢際會遂叨任
委旣无憂國之心亦不爲高歡所忌但爲之備
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
刺史解拔彌俄突勝兵之士三千餘人及靈州
刺史曹泥並恃其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民紇
豆陵伊利等戶口富實未奉朝風今若移軍近
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服之以德即可收其士

馬以實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
輔魏室此桓文舉也岳大悅復遣太祖詣闕請
事密陳其狀魏帝深納之加太祖武衛將軍還
令報岳岳遂引軍西次平凉謀於其衆曰夏州
隣接寇賊須加綏撫安得良刺史以鎮之衆皆
曰宇文左丞即其人也岳曰左丞吾之左右手
也如何可廢沈吟累日乃從衆議於是表太祖
爲使持節武衛將軍夏州刺史太祖至州伊利
望風欵附而曹泥猶通使於齊神武魏永熙三

年春正月岳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
太祖計事太祖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
莫陳悅怙衆密邇貪而無信必將爲患願早
圖之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于河曲岳
果爲悅所害其士衆散還平涼唯大都督趙貴
率部曲收岳屍還營於是三軍未有所屬諸
將以都督寇洛年最長相與推洛以揔兵事洛
素无雄略威令不行乃謂諸將曰洛智能本闕
不宜統御近者迫於羣議推相攝領今請避位

更擇賢材於是趙貴言於衆曰元帥忠公盡節暴於朝野動業未就奄罹凶酷豈唯國喪良宰固亦衆无所依必欲糺合同盟復讎雪耻須擇賢者揔統諸軍舉非其人則大事難集雖欲立忠建義其可得乎竊觀宇文夏州英姿不世雄謨冠時遠邇歸心士卒用命加以法令齊肅賞罰嚴明眞足恃也今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即大事集矣諸將皆稱善乃命赫連達馳至夏州告太祖曰侯莫陳悅不顧盟誓棄恩背德

賊害忠良羣情憤惋控告无所公昔居管轄恩信著聞今無小無大咸願推奉衆之思公引日成歳願勿稽留以慰衆望也太祖將赴之夏州吏民咸泣請曰聞悅今在永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停留以觀其變太祖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乗勢直據平涼而反趑趄屯兵永洛吾知其无能爲也且難得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幾也今不早赴將恐衆心自離都督彌姐元進規欲應悅密圖太祖

事發斬之太祖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太祖至安定遇之謂景曰賀拔公雖死宇文諱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對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安能自裁景於此即還太祖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且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于時魏孝武帝將圖齊神武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慰勞追岳軍還洛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太祖侯莫陳悅亦被勑追還悅既附齊神武不肯應召太

祖謂諸將曰侯莫陳悅枉害忠良復不應詔命
此國之大賊豈可容之乃命諸軍戒嚴將以討
悅及元毗還太祖表於魏帝曰臣前以故關西
大都督臣岳竭誠奉國櫛風沐雨非命三軍喪氣朝
野痛惜都督寇洛等銜冤茹感志雪讎耻以臣
昔同幕府苦賜要結臣便以今月十四日輕來
赴軍當發之時已有別表旣爲衆情所逼權掌
兵事詔召岳軍入京此乃爲國良策但高歡之
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永洛在此軍士多

是關西之人皆戀鄉邑不願東下今逼以上命悉令赴關悅躡其後歡邀其前首尾受敵其勢危矣臣殞身王事誠所甘心恐敗國殄人所損更大乞少停緩更思後圖徐事誘導漸就東引太祖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兵衆未集假此爲詞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初賀拔岳營於河曲有軍吏獨行忽見一老翁鬚眉皓素謂之曰賀拔岳雖復據有此衆然終無所成當有一宇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

不見此吏恒與所親言之至是方驗魏帝詔太
祖曰賀拔岳既殞士衆未有所歸卿可為大都
督即相統領知欲漸就東下良不可言今亦徵
侯莫陳悦士馬入京若其不來朕當親自致罰
宜體此意不過淹留太祖又表曰侯莫陳悦違
天逆理酷害良臣自以專戮罪重不恭詔命阻
兵永洛彊梁秦隴臣以大有既班忍抑私憾頻
問悦及都督可朱渾元等歸闕早晚而悦並維
縶使人不聽反報觀其指趣勢必異圖臣正為

此未敢自拔兼順衆情乞少停緩太祖乃與悅
書責之曰頃者正光之末天下沸騰塵飛河朔
霧塞荆沔故將軍賀拔公攘袂勃起志寧寓縣
授戈南指拯皇靈於已墜擁旄西邁濟百姓於
淪胥西顧無憂繄公是頼勳茂賞隆遂征關右
此乃行路所知不籍一二談也君實名微行薄
本无遠量故將軍降遷高之志篤彙征之理乃
申啓朝廷薦君爲隴右行臺朝議以君功名闕
然未之許也遂頻煩請謁至於再三天子難違

上將便相聽許是亦遐邇共知不復煩之翰墨縱使木石爲心猶當知感況在生靈安能無愧加以王室多故高氏專權主上虛心寄隆晉鄭君復與故將軍同受密旨屢結盟約期於畢力共匡時難而貌恭心很妬勝嫉賢口血未乾匕首已發協黨國賊共危本朝孤恩負誓有靦面目豈不上畏於天下慙於地吾以弱才猥當藩牧蒙朝廷拔擢之恩荷故將軍國士之遇聞問之日魂守驚馳便陳啓天朝暫來奔赴衆情所

推遂當戎重比有勑旨召吾還闕亦有別詔令
君入朝雖操行無聞而年齒已宿今日進退唯
君是視君若督率所部自山隴東邁吾亦總勒
師徒北道還闕共追廉藺之迹同慕寇賈之風
如其首鼠兩端不時奉詔專戮違旨國有常刑
枕戈坐甲指日相見幸圖利害無貽噬臍悅既
懼太祖謀已詐爲詔書與秦州刺史万俟普撥
令與悅爲黨援普撥疑之封詔以呈太祖太祖
表之曰臣自奉詔總平涼之師責重憂深不遑

啟處訓兵秣馬唯思竭力前以人戀本土侯莫陳悅窺窬進退量度宜住此今若召悅授以內官臣列旆東轅匪朝伊夕朝廷若以悅堪爲邊扞乞處以瓜涼一藩不然則終致猜虞於事無益初原州刺史史歸爲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人助歸鎮原州太祖遣都督侯莫陳崇率輕騎一千襲歸擒之并獲次安伯和等送於平涼太祖表崇行原州事万俟普撥又遣其將叱干保洛

領二千騎來從軍三月太祖進軍至原州衆軍
悉集諭以討悅之意士卒莫不懷憤太祖乃表
曰臣聞誓死酬恩覆宗報主人倫所急赴蹈如
歸自大都督臣岳歿後臣頻奉詔還闕秣馬戒
途志不俟旦直以督將已下咸稱賀拔公視我
如子今讎耻未報亦何面目以處世間若得一
雪寃酷萬死无恨且悅外附彊臣內違朝旨臣
今上思逐惡之志下遂節士之心冀仗天威爲
國除害小違大順實在茲辰克定之後伏待斧

鉞夏四月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爲都督鎮原州太祖軍令嚴肅秋豪无犯百姓大悅識者知其有成軍出木峽關大雨雪平地二尺太祖知悅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其左右有異志者左右亦不安衆遂離貳聞大軍且至退保略陽留一萬餘人據守永洛太祖至永洛命圍之城降太祖即率輕騎數百趣略陽以臨悅軍悅大懼乃召其羣將議之皆曰此鋒不可當勸悅退保上邽以避之時南秦州刺史李

弼亦在悅軍乃間道遣使請爲內應其夜悅出軍軍中自驚潰將卒或相率來降太祖縱兵奮擊大破之虜獲萬餘人馬八千疋悅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太祖曰悅本與曹泥應接不過走向靈州乃令原州都督導邀其前都督賀拔頴等追其後導至牽屯山追及悅斬之太祖入上邽收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无所取左右竊一銀鏤甕以歸太祖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衆大悅時涼州刺史李叔仁爲

其民所執舉州騷擾宕昌羌梁企定引吐谷渾寇金城渭州及南秦州氐羌連結所在蜂起南岐至于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太祖乃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蚝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元還鎮渭州衞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豳涇東秦岐四州粟以給軍齊神武聞秦隴克捷乃遣使於太祖甘言厚禮深相倚結太祖拒而不納時齊神武已有異志故魏帝深伏太祖乃徵二千騎鎮東雍州助為聲援仍令

太祖稍引軍而東太祖乃遣大都督梁禦率步騎五千鎮河渭合口爲圖河東之計太祖之討悅也悅遣使請援於齊神武神武使其都督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坂而雍州刺史賈顯送船與軌請軌兵入關太祖因梁禦之東乃逼召顯赴軍禦遂入雍州魏帝遣著作郎姚幼瑜持節勞軍進太祖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使持節如故於是以寇洛爲涇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前

略陽郡守張獻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拒代遣輕騎襲擒之待伯自殺時魏帝方圖齊神武又遣徵兵太祖乃令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率輕騎一千赴洛進授太祖兼尚書僕射關西大行臺餘官封如故太祖乃傳檄方鎮曰蓋聞陰陽遞用盛衰相襲苟當百六无閒三五皇家創歷陶鑄蒼生保安四海仁育萬物運距孝昌屯沴屢起隴冀騷動燕河狼顧雖靈命重啓蕩定有期而乘釁之徒因生羽翼賊臣高歡器

識庸下出自輿皂罕聞禮義直以一介鷹犬効力戎行醜冒恩私遂階榮寵不能竭誠盡節專挾姦回乃勸爾朱榮行茲篡逆及榮以專政伏誅世隆以凶黨外叛歡苦相敦勉令取京師又勸吐萬兒復爲弒虐暫立建明以令天下假推普泰欲竊威權並歸廢斥俱見酷害於是稱兵河北假討爾朱亟通表奏云取讒敗既行廢黜遂將篡弒以人望未改恐鼎鑊交及乃求宗室權允人心天方與魏必將有主翊戴聖明誠非

歡力而歡阻兵安忍自以爲功廣布腹心跨州
連郡端揆禁闈莫非親黨皆行貪虐竊盜生人
而舊將名臣正人直士横生瘡痏動掛網羅故
武衛將軍伊琳清貞剛毅禁旅攸屬直閤將軍
鮮于康仁忠亮驍傑爪牙斯在歡收而戮之曾无
聞奏司空高乾是其黨與每相影響謀危社稷
但以姦志未從恐先洩漏乃密白朝廷使殺高
乾方哭對其弟稱天子横戮孫騰任祥歡之心
膂竝使入居樞近伺國間隙知歡逆謀將發相

繼逃歸歡益加撫待亦无陳白然歡入洛之始本有姦謀令親人蔡儁作牧河濟厚相恩贍以爲東道主人故關西大都督清水公賀拔岳勳德隆重興亡攸寄歡好亂樂禍深相忌毒乃與侯莫陳悅陰圖陷害幕府以受律專征便即討戮歡知逆狀已露稍懷旅距遂遣蔡儁拒代令竇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馬輔世珍等徑趣石濟高隆之疋婁昭等屯據壺關韓軌之徒擁衆蒲坂於是上書言天子數論得失訾毀

乘輿威侮朝廷藉此徼庸兾茲大寶谿壑可盈
禍心不測或言徑赴荆楚開疆於外或言分詣
伊洛取彼讒人或言欲來入關與幕府決戰今
聖明御運天下清夷百寮師師四隩來曁人盡
忠良誰爲君側而歡威福自已生是亂階緝構
南箕指鹿爲馬包藏凶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
孰不可容幕府折衝宇宙親當受脤銳師百萬
彀騎千羣裹粮坐甲唯敵是俟義之所在糜軀
匪恡況頻有詔書班告天下稱歡逆亂徵兵致

伐令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要害或襲其窟宅電繞蛇擊霧合星羅而歡違負天地毒被人鬼乘此掃蕩易同俯拾歡若渡河稍逼宗廟則分命諸將直取并州幕府躬自東轅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發動亦命羣帥百道俱前轘裂賊臣以謝天下其州鎮郡縣率土人黎或州鄉冠冕或勳庸世濟並宜捨逆歸順立效軍門封賞之科已有別格凡百君子可不勉歟太祖謂諸將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

聲言欲西其意在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羅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羅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即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為上策衆咸稱善秋七月太祖帥衆發自高平前軍至於弘農而齊神武稍逼京邑魏帝親總六軍屯於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武牢遣使告太祖太祖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

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
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
處得度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
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
一千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協斌之遂
棄椿還紿帝云高歡兵至七月丁未帝遂從洛
陽率輕騎入關太祖備儀衛奉迎謁見東陽驛
太祖免冠泣涕謝曰臣不能式遏寇虐遂使乘
輿遷幸請拘司敗以正刑書帝曰公之忠節曝

於朝野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
顏責在朕躬无勞謝也乃奉帝都長安披草
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太祖決焉仍加授大
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封略陽郡公別置
二尚書隨機處分解尚書僕射餘如故太祖固
讓詔敦諭乃受初魏帝在洛陽許以馮翊長公
主配太祖未及結納而帝西遷至是詔太祖尚
之拜駙馬都尉八月齊神武襲陷潼關侵華陰
太祖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齊神武留其將薛

瑾守關而退太祖乃進軍討瑾虜其卒七千還長安進位丞相冬十月齊神武推魏清河王亶子善見爲主徙都於鄴是爲東魏十一月遣儀同李諱與李弼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諱引河灌之明年泥降遷其豪帥于咸陽閏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太祖與羣公定策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爲嗣是爲文皇帝

紀第一　　周書一





周書二

紀第二

令狐德棻等撰

文帝下

魏大統元年春正月己酉進太祖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王太祖固讓王及錄尚書事魏帝許之乃改封安定郡公東魏遣其將司馬子如寇潼關太祖軍霸上子如乃回軍自蒲津寇華州刺史王羆擊走之三月太祖以戎役屢興民吏勞弊乃命所司斟酌

今古參考變通可以益國利民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魏帝行之

二年春三月東魏襲陷夏州留其將張瓊許和守之夏五月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率所部叛入東魏太祖勒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

三年春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太祖出軍廣陽召諸將曰賊令掎吾三面又

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是欲緩吾軍使竇泰得西
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歡起兵
以來泰每為先驅其下多鋭卒屢勝而驕今出
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
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及也
太祖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
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无遠鬬意又
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
造橋未能徑渡比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

疑庚戌太祖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帝而潛出軍癸丑旦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陣未及成列太祖縱兵擊破之盡俘其衆萬餘人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執刺史泉企聞泰之殁焚輜重弃城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企子元禮尋復洛州斬東魏刺史杜密太祖還軍長安六月遣儀同于謹取楊氏壁太祖請罷行臺帝復申前命太祖受録尚書事餘固讓乃止秋七月徵兵會咸陽八月丁丑

太祖率李弼獨孤信梁御趙貴于謹若干惠怡
峯劉亮王德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
將東伐至潼關太祖乃誓於師曰與爾有衆奉
天威誅暴亂惟爾士整爾甲兵戒爾戎事无貪
財以輕敵无暴民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則
有戮爾衆士其勉之遣于謹居軍前徇地至槃豆
東魏將高叔禮守柵不下謹急攻之乃降獲其戍
卒一千送叔禮于長安戊子至弘農東魏將高干
陝州刺史李徽伯拒守于時連雨太祖乃命諸軍

冒雨攻之庚寅城潰斬徽伯虜其戰士八千高干走度河令賀拔勝追擒之並送長安於是宜陽邵郡皆來歸附先是河南豪傑多聚兵應東魏至是各率所部來降齊神武懼率衆十萬出壺口趨蒲坂將自后土濟又遣其將高敖曹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關中飢太祖既平弘農因館穀五十餘日時戰士不滿萬人聞齊神武將度乃引軍入關齊神武遂度河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太祖據渭南徵諸州兵

皆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吾欲擊之何如諸將咸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太祖曰歡若得至咸陽人情轉騷擾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粮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太祖至引軍來會癸巳旦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太祖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

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申時齊神武至望太祖軍少競馳而進不爲行列摠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爲二隊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獲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士二萬餘悉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俘長安還軍渭南於是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

戰所准當時兵夫人種樹一株以旌武功進太祖柱國大將軍增邑并前五千戶李弼等十二將亦進爵增邑并其下將士賞各有差遣左僕射馮翊王元季海爲行臺與開府獨孤信率步騎二萬向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趨荆州賀拔勝李弼度河圍蒲坂牙門將高子信開門納勝軍東魏將薛崇禮棄城走勝等追獲之太祖進軍蒲坂略定汾絳於是許和殺張瓊以夏州降初太祖自弘農入關後東魏將高敖曹圍弘農聞其軍敗退守

洛陽獨孤信至新安敖曹復走度河信遂入洛陽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與密縣人張儉執刺史田迄舉城降滎陽鄭榮業鄭偉等攻梁州擒其刺史鹿永吉清河人崔彥穆檀琛攻滎陽擒其郡守蘇宿皆來附自梁陳已西將吏降者相屬於是東魏將堯雄趙育是云寶出潁川欲復降地太祖遣儀同宇文貴梁遷等逆擊大破之趙育來降東魏復遣將任祥率河南兵與雄合儀同怡峯與貴遷等復擊破之又遣都督韋孝寬

取豫州是云寶殺其東楊州刺史郝椿以州來附
四年春三月太祖率諸將入朝禮畢還華州七月東
魏遣其將侯景庫狄干高敖曹韓軌可朱渾元
莫多婁貸文等圍獨孤信於洛陽齊神武繼其
後先是魏帝將幸洛陽拜園陵會信被圍詔太祖
率軍救信魏帝亦東八月庚寅太祖至穀城莫多
婁貸文可朱渾元來逆臨陣斬貸文元單騎遁
免悉虜其衆送弘農遂進軍瀍東是夕魏帝幸
太祖營於是景等夜解圍去及旦太祖率輕騎追

之至于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邙山為陣與諸軍合戰太祖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太祖軍以獲振於是大捷斬高敖曹及其儀同李猛西兖州刺史宋顯等虜其甲士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帝及太祖所在皆弃其卒先歸開府李諱念賢等為後軍遇信等退即與俱還由是乃班

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
所虜降卒在弘農者因相與閉門拒守進攻拔
之誅其魁首數百人大軍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
而前後所虜東魏士卒皆散在民間乃謀爲亂及
李諱等至長安計無所出乃與公卿輔魏太子出
次渭北關中大震恐百姓相剽劫於是沙苑所俘軍
人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
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
以拒還師長安大城民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戰

魏帝留止閿鄉遣太祖討之長安父老見太祖至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復得見公士女咸相賀華州刺史導率軍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太祖會攻青雀破之太傅梁景睿先以疾留長安遂與青雀通謀至是亦伏誅關中於是乃定魏帝還長安太祖復屯華州冬十一月東魏將侯景攻陷廣州十二月是云寶襲洛陽東魏將王元軌弃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自襄廣以西城鎮復內屬

五年冬大閱於華陰

六年春東魏將侯景出三鵶將侵荆州太祖遣開府李弼獨孤信各率騎五千出武關景乃退還夏茹茹度河至夏州太祖召諸軍屯沙苑以備之

七年春三月稽胡帥夏州刺史劉平伏據上郡叛遣開府于謹討平之冬十一月太祖奏行十二條制恐百官不勉於職事又下令申明之

八年夏四月大會諸軍於馬牧冬十月齊神武侵汾絳圍玉壁太祖出軍蒲坂將擊之軍至皁莢齊神

武退太祖度汾追之遂遁去十二月魏帝狩於華
陰大饗將士太祖率諸將朝於行在所
九年春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太祖
帥師迎之令開府李遠爲前軍至洛陽遣開府
于謹攻栢谷塢拔之三月齊神武至河北太祖還軍
瀍上以引之齊神武果度河據邙山爲陣不進者
數日太祖留輜重於瀍曲士皆銜枚夜登邙山未
明擊之齊神武單騎爲賀拔勝所逐僅而獲
免太祖率右軍若干惠等大破齊神武軍悉虜

其步卒趙貴等五將軍居左戰不利齊神武軍
復合太祖又不利夜乃引還既入關屯渭上齊神
武進至陝開府達奚武等率軍禦之乃退太祖
以邙山之戰諸將失律上表請自貶魏帝報曰公膺
期作宰義高匡合仗鉞專征舉无遺算朕所以
垂拱九載實資元輔之力俾九服寧謐誠賴翊贊
之功今大寇未殄而以諸將失律便欲自貶深虧體
國之誠宜抑此謙光恤予一人於是廣募關隴豪
右以增軍旅冬十月大閱於櫟陽還屯華州

十年夏五月太祖入朝秋七月魏帝以太祖前後所
上三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方爲中興永式乃命尚
書蘇綽更損益之揔爲五卷班於天下於是搜
簡賢才以爲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數年
之間百姓便之冬十月大閱於白水
十一年春三月令曰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
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
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爲治若其
知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然曰凡受

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儁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爲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饑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禄尊之以軒冕而不以爲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爲德也位不虛加禄不妄賜爲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爲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堯舜之爲君稷契之爲臣

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爲私
恩爵禄爲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
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迕道
而求之損身而利物者則巧言而辭之於是至公
之道沒而姦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爲此矣今聖主
中興思去澆僞諸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
負闕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則
審己而當之不堪者則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
加王爵不虛授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冬十月大

閱于白水遂西狩歧陽
十二年春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反瓜州民張保
害刺史成慶以州應仲和太祖遣開府獨孤信討
之東魏遣其將侯景侵襄州太祖遣開府若干
惠率輕騎擊之至穰景遁去夏五月獨孤信平
涼州擒仲和遷其民六千餘家於長安瓜州都督
令狐延起義誅張保瓜州平七月太祖大會諸軍於
咸陽九月齊神武圍玉壁大都督韋孝寬力戰
拒守齊神武攻圍六旬不能下其士卒死者什二三

會齊神武有疾燒營而退

十三年春正月茹茹寇高平至于方城是月齊神武薨其子澄嗣是爲文襄帝與其河南大行臺侯景有隙景不自安遣使請舉河南六州來附齊文襄遣其將韓軌庫狄干等圍景於潁川三月太祖遣開府李弼率軍援之軌等遁去景請留收輯河南遂徙鎮豫州於是遣開府王思政據潁川弼引軍還秋七月侯景密圖附梁太祖知其謀悉追還前後所配景將士景懼遂叛冬太

祖奉魏帝西狩于岐陽
十四年春魏帝詔封太祖長子毓爲寧都郡公食
邑三千户初太祖以平元顥納孝莊帝之功封寧都
縣子至是改縣爲郡而以封毓用彰勤王之始也夏
五月進授太祖太師太祖奉魏太子巡撫西境自新
平出安定登隴刻石紀事下安陽至原州歷北長
城大狩將東趣五原至蒲川聞魏帝不豫遂還旣
至帝疾已愈於是還華州是歲東魏遣其將高
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率衆十餘萬圍王思

政於潁川
十五年春太祖遣大將軍趙貴帥軍至穰兼督東
南諸州兵以援思政高岳起堰引洧水以灌城自潁
川以北皆爲陂澤救兵不得至夏六月潁川陷初侯
景自豫州附梁後遂度江圍建業梁司州刺史
柳仲禮以本朝有難帥兵援之梁竟陵郡守孫暠
舉郡來附太祖使大都督符貴往鎮之及景克建
業仲禮還司州率衆來寇暠以郡叛太祖大怒冬
十一月遣開府楊忠率兵與行臺僕射長孫儉討

之攻克隨郡忠進圍仲禮長史馬岫於安陸是歲盜殺齊文襄於鄴其弟洋討賊擒之仍嗣其事是爲文宣帝

十六年春正月柳仲禮率衆來援安陸楊忠逆擊於漴頭大破之擒仲禮悉虜其衆馬岫以城降三月魏帝封太祖第二子震爲武邑公邑二千戶先是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與其叔父荊州刺史湘東王繹不睦乃稱藩來附遣其世子嶚爲質及楊忠擒仲禮繹懼復遣其子方平來朝夏五月齊

文宣廢其主元善見而自立秋七月太祖率諸軍東伐拜章武公導爲大將軍揔督留守諸軍事屯涇北以鎮關中九月丁巳軍出長安時連雨自秋及冬諸軍馬驢多死遂於弘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遂入於齊矣

十七年春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太祖以冢宰揔百揆梁邵陵王蕭綸侵安陸大將軍楊忠討擒之冬十月太祖遣大將軍王雄出子午伐上津

魏興大將軍達奚武出散關伐南鄭
魏廢帝元年春王雄平上津魏興以其地置東梁
州夏四月達奚武圍南鄭月餘梁州刺史宜豐
侯蕭循以州降武執循還長安秋八月東梁州民
叛率衆圍州城太祖復遣王雄討之侯景之克建
業也還奉梁武帝爲主居數旬梁武以憤恚薨
景又立其子綱尋而廢綱自立歲餘綱弟繹討景
擒之遣其舍人魏彥來告仍嗣位於江陵是爲元帝
二年春魏帝詔以太祖去丞相大行臺爲都督中外

諸軍事二月東梁州平遷其豪帥於雍州三月太祖遣大將軍魏安公尉遲迥率衆伐梁武陵王蕭紀於蜀夏四月太祖勒銳騎三萬西踰隴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遣使獻其方物五月蕭紀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州降引迥軍向成都秋七月太祖自姑臧至于長安八月克成都劒南平冬十一月尚書元烈謀作亂事發伏誅

三年春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為九命第九品為一命改流外品為九秩亦以九

爲上又改置州郡及縣改東雍爲華州北雍爲宜州南雍爲蔡州華州爲同州北華爲鄜州東秦爲隴州南秦爲成州北秦爲交州東荆爲淮州南荆爲昌州東夏爲延州南夏爲長州東梁爲金州南梁爲隆州北梁爲靜州陽都爲汾州南汾爲勳州汾州爲丹州南豳爲寧州南岐爲鳳州南洛爲上州南廣爲淯州南襄爲湖州西凉爲甘州西郢爲鴻州西益爲利州東巴爲集州北應爲輔州恒州爲均州沙州爲深州寧州爲麓州義州爲

巖州新州爲溫州江州爲浮州西安爲鹽州安州爲始州幷州爲隨州肆州爲塘州巢州爲順州淮州爲純州楊州爲頡州司州爲憲州南平爲昇州南郢爲歸州青州爲眉州凡改州四十六置郡一改郡一百六改縣一百三十自元烈誅魏帝有怨言魏淮安王育廣平王贊等垂泣諫之帝不聽於是太祖與公卿定議廢帝尊立齊王廓是爲恭帝

魏恭帝元年夏四月帝大饗羣臣魏史柳虬執簡書於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

於安定公曰是子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亶勉之
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為皇后遂不
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
咎非安定公而誰太祖乃令太常盧辯作告諭公
卿曰嗚呼我羣后暨衆士維文皇帝以襁褓之嗣
託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革變厥心
庸暨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其焉
避予實知之矧爾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
將恐來世以予為口實乙亥詔封太祖子諱為輔

城公憲為安城公邑各二千戶茹茹乞旃達官寇廣武五月遣柱國趙貴追擊之斬首數千級收其輜重而還秋七月太祖西狩至於原州梁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言辭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冬十月壬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大將軍楊忠韋孝寬等步騎五萬討之十一月癸未師濟於漢中山公護與楊忠率銳騎先屯其城下據江津以備其逸景申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亥進攻城其

日克之擒梁元帝殺之并虜其百官及士民以歸沒爲奴婢者十餘萬其免者二百餘家立蕭詧爲梁主居江陵爲魏附庸梁將王僧辯陳霸先於丹陽立梁元帝第九子方智爲主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絶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爲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

二年梁廣州刺史王琳寇邉冬十一月遣大將軍豆盧寧帥師討之

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太祖爲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初太祖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乃命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爲撰次未成衆務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之夏四月太祖北巡狩秋七月度北河王琳遣使來附以琳爲大將軍長沙郡公魏帝封太祖子直爲秦郡公招爲正平公邑各一千戸

九月太祖有疾還至雲陽命中山公護受遺輔嗣子冬十月乙亥崩于雲陽宮還長安發喪時年五十二甲申葬于成陵謚曰文公孝閔帝受禪追尊爲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爲文皇帝太祖知人善任使從諫如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能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獲囚俘釋而用之河橋之役率以擊戰皆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略無不制勝性好朴素不尚虛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爲心

史臣曰水曆將終羣凶放命或威權震主或釁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征神物可以求得莫不闚閫九鼎睥睨兩宮而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巨君篡盜終成建武之資仲潁凶殘實啓當塗之業天命有底庸可滔乎太祖田無一成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屬與能之時應啓聖之運鳩集義勇糾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籍甲兵之衆恃戎馬

之彊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
馳弘農建城濮之勳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
霸以弱爲彊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
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
魏晉憲章古昔脩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
德刑並用勳賢兼叙遠安邇悅俗阜民和億
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
盛矣哉非夫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
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昔者漢獻蒙塵曹

公成夾輔之業晉安播蕩宋武建匡合之勳校德論功綽有餘裕至於渚宮制勝闔城孥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教周祚之不永或此之由乎

紀第二　周書二

紀第三　周書三

令狐德棻等撰

孝閔帝

孝閔皇帝諱覺字陁羅尼太祖第三子也母曰元皇后大統八年生於同州官舍九歲封略陽郡公時有善相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之相但恨其壽不足以稱之耳魏恭帝三年三月命爲安定公世子四月拜大將軍十月乙亥太祖崩景子嗣位太師大冢宰十

二月丁亥魏帝詔以岐陽之地封帝為周公庚子禪位于帝詔曰予聞皇天之命不于常惟歸于德故堯授舜舜授禹時其宜也天厭我魏邦垂變以告惟爾罔弗知予雖不明敢弗龔天命格有德哉今踵唐虞舊典禪位于周庸布告遐邇焉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書曰咨爾周公帝王之位弗有常有德者受命時乃天道子式時庸荒求于唐虞之彝踵曰我魏德之終舊矣我邦小大罔弗知今其可久怫于天道而不歸

有德歟時用詢謀僉曰公昭考文公格勳熙德于天地丕濟生民洎公躬又宣重光故玄象徵見于上謳訟奔走于下天之歷數用實在焉予安敢弗若是以欽祇聖典遜位于公公其享茲大命保有萬國可不慎歟魏帝臨朝遣民部中大夫濟北公元迪致皇帝璽紱固辭公卿百辟勸進太史陳祥瑞乃從之是日魏帝遜于大司馬府元年春正月辛丑即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官于路門追尊皇考文公為文王皇妣為文后

大赦天下封魏帝爲宋公是日槐里獻赤雀四
百官奏議云帝王之興罔弗更正朔明受之於
天革民視聽也逮于尼父稽諸陰陽云行夏之
時後王所不易今魏曆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
水寔當行錄正用夏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玄
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宜烏制曰可以大司
徒趙郡公李弼爲太師大宗伯南陽公趙貴爲
太傅大冢宰大司馬河內公獨孤信爲太保大宗
伯柱國中山公護爲大司馬以大將軍寧都公

諱高陽公達奚武武陽公豆盧寧小司寇陽平
公李遠小司馬博陵公賀蘭祥小宗伯魏安公
尉遲迥等竝柱國壬寅祠圓丘詔曰予本自神
農其於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獻侯啓土遼海肇
有國基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祖
于明堂以配上帝廟爲太祖癸卯祠方丘甲辰
祠太社初除市門稅乙巳祠太廟丁未會百官
于乾安殿班賞各有差戊申詔曰上天有命革
魏于周致予一人受茲大號予惟古先聖王罔弗

先于省視風俗以求民瘼然後克治矧予眇眇又當草昧若弗尚于達四聰明四目之訓者其有闡知哉有司宜分命方別之使所在巡撫五教何者不宣時政有何不便得無脩身潔己才堪佐世之人而不為上所知寃枉受罰幽辱于下之徒而不為上所理孝義貞節不為有司所申鰥寡孤窮不為有司所恤暨黎庶衣食豐約賦役繁省災厲所興水旱之處並宜具聞若有年八十已上所在就加禮餼辛亥祠南郊壬子

立王后元氏乙卯詔曰惟天地草昧建邦以寧
今可大啓諸國爲周藩屏於是封太師李弼
爲趙國公大傅趙貴爲楚國公太保獨孤信爲
衛國公大司寇于謹爲燕國公大司空侯莫陳
崇爲梁國公大司馬中山公護爲晉國公邑各
萬戶辛酉祠太廟癸亥親耕籍田景寅於劒
南陵井置陵州武康郡置資州遂寧郡置遂
州二月癸酉朝日于東郊乙亥改封永昌公廣
爲天水郡公戊寅祠太社丁亥楚國公趙貴謀反

伏誅詔曰朕文考昔與羣公洎列將衆官同心勠力共治天下自始及終二十三載迭相匡弼上下無怨是以羣公等用升余于大位朕雖不德豈不識此是以朕於羣公同姓者如弟兄異姓者如甥舅冀此一心平定宇內各令子孫享祀百世而朕不明不能輯睦致使楚公貴不悅于朕與万俟幾通叱奴興王龍仁長孫僧衍等陰相假署圖危社稷事不克行爲開府宇文盛等所告及其推究咸伏厥辜興言及此心焉如

痗但法者天下之法朕既為天下守法安敢以私情廢之書曰善善及後世惡惡止其身其貴通興龍仁罪止一家僧衍止一房餘皆不問惟爾文武咸知時事太保獨孤信有罪免甲午以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為太保大司馬晉國公護為大冢宰柱國博陵公賀蘭祥為大司馬高陽公達奚武為大司寇大將軍化政公宇文貴為柱國己亥秦州涇州各獻木連理歲星守少微經六十日三月庚子會文武百官班賜各有

差已酉柱國衛國公獨孤信賜死壬子詔曰浙州
去歲不登厥民饑饉朕用愍焉其當州租輸未
畢者悉宜免之兼遣使巡檢有窮餒者並加
振給癸亥省六府士員三分減一夏四月己巳以少
師平原公侯莫陳順爲柱國壬申詔死罪以下
各降一等壬午謁成陵乙酉還宮丁亥祠太廟
五月癸卯歲星犯太微上將太白犯軒轅己酉
槐里獻白鷰帝欲觀漁於昆明池博士姜須
諫乃止秋七月壬寅帝聽訟於右寢多所哀宥

甲辰月掩心後星辛亥祠太廟熒惑犯東井北端第二星八月戊辰祠太社辛未詔曰朕甫臨大位政教未孚使我民農多陷刑網今秋律已應將行大戮言念羣生責在於朕宜從肆青與其更新其犯者宜降從流流以下各降一等不在赦限者不從此降甲午詔曰帝王之治天下罔弗博求衆才以乂厥民令二十四軍宜舉賢良堪治民者軍列九人被舉之人於後不稱厥任者所舉官司皆治其罪九月庚申詔曰朕聞君臨天下者非

由人時乃上下同心所致今文武之官及諸軍人不霑爵封者宜各授兩大階改太守爲郡守帝性剛果見晉公護執政深忌之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護之專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潛謀請帝誅護帝然之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密白護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恒爲潼州刺史鳳等遂不自安更奏帝將召羣公入因此誅護光洛又白之時小司馬尉遲綱揔統宿衛兵護乃召綱共謀廢

又令綱入殿中詐呼鳳等論事既至以次執送護第並誅之綱仍罷散禁兵帝方悟無左右獨在內殿令宮人持兵自守護又遣大司馬賀蘭祥逼帝遜位遂幽于舊邸月餘日以弑崩時年十六植恒等亦遇害及武帝誅護後乃詔曰慎始敬終有國彝典事亡如存哲王通制義崇追遠禮貴尊親故略陽公至德純粹天姿秀傑屬魏祚告終寶命將改謳歌允集曆數攸歸上協蒼靈之慶下昭后祇之錫而禍生肘腋釁起

蕭牆白獸噬驂蒼鷹集殿幽辱神器弑酷
乘輿寬結生民毒流寓縣今河海澄清氣沴
消蕩追尊之禮宜崇徽號遣太師蜀國公迥
於南郊上謚曰孝閔皇帝陵曰靜陵
史臣曰孝閔承既安之業應樂推之運柴天竺
物正位君臨邇無異言遠無異望雖黃初代德
太始受終不之尚也然政由寗氏主懷芒刺之疑
祭則寡人臣無復子之請以之速禍宜哉

紀第三　　　周書三

# 紀第四　周書四

令狐德棻等撰

## 明帝

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萬突太祖長子也母曰姚夫人永熙三年太祖臨夏州生帝於統萬城因以名焉大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十六年行華州事尋拜開府儀同三司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魏恭帝三年授大將軍鎮隴右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轉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治有美

政黎民懷之及孝閔帝廢晉公護遣使迎帝於岐州秋九月癸亥至京師止于舊邸甲子羣臣上表勸進備法駕奉迎帝固讓羣臣固請是日即天王位大赦天下乙丑朝羣臣於延壽殿冬十月癸酉太師趙國公李弼薨己卯以大將軍昌平公尉遲綱爲柱國乙酉祠圓丘景戌祠方丘甲午祠太社柱國陽平公李遠賜死是月梁相陳霸先廢其主蕭方智而自立是爲陳武帝十一月庚子祠太廟丁未祠圓丘丁巳詔曰

帝王之道以寬仁爲大魏政諸有輕犯未至重
罪及諸村民一家有犯乃及數家而被遠配者並
宜放還十二月庚午謁成陵癸酉還宮庚辰以
大將軍輔成公諱爲柱國戊子赦長安見囚甲
午詔曰善人之後猶累世獲宥況魏氏以德讓
代終豈容不加隱卹元氏子女自坐趙貴等事
以來所有沒入爲官口者悉宜放免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大冢宰晉公護爲太師辛亥
親耕籍田癸丑立王后獨孤氏丁巳雍州置十二

郡又於河東置蒲州河北置虞州弘農置陝州正平置絳州宜陽置熊州邵郡置邵州二月癸未詔曰王者之宰民也莫不同四海一遠近爲父母而子之一物失所若納于隍賊之境士本同大化往因時難致阻東西遂使彊埸之閒互相抄掠與言及此良可哀傷自元年已來有被掠入賊者悉可放免自冬不雨至于是月方大雪三月甲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遣柱國高陽公達奚武與大將軍楊忠率衆迎之改雍州

刺史爲雍州牧京兆郡守爲京兆尹以廣業脩
城二郡置康州葭蘆郡置文州戊申長安獻白
雀庚申詔曰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
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
夏四月己巳以太師晉公護爲雍州牧庚午熒
惑入軒轅辛未降死罪一等五歲刑已下皆原
之甲戌王后獨孤氏崩甲申葬敬后五月乙
未以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大宗伯六月
癸亥嚈噠遣使獻方物己巳板授高年刺史守

令恤鰥寡孤獨各有差分長安爲萬年縣並
治京城辛未幸昆明池壬申長安獻白烏遣使
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風俗掩骼埋胔秋七月甲
午遣柱國寧蜀公尉遲迥率衆於河南築安樂
城景申順陽獻三足烏八月甲子羣臣上表稱
慶詔曰夫天不愛寶地稱表瑞莫不威鳳巢
閣圖龍躍沼豈直日月珠連風雨玉燭是以鉤
命決曰王者至孝則出元命苞曰人君至治所有
虞舜烝烝來茲異趾周文翼翼異翔此靈禽文考

至德下覃遺仁爰被遠符千載降斯三足將
使三方歸本九州翕定惟此大體景福在民予
安敢讓宗廟之善弗宣大惠可大赦天下文武
官普進二級九月辛卯以大將軍楊忠大將軍
楊雄並爲柱國甲辰封少師元羅爲韓國公以
紹魏後丁未幸同州過故宅賦詩曰玉燭調秋
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霜潭
漬晚菊寒井落疎桐舉盃延故老令聞歌大
風冬十月辛酉還宮乙丑遣柱國尉遲迥鎮隴

右長安獻白兎十二月辛酉突厥遣使獻方物癸亥太廟成辛巳以功臣琅耶貞獻公賀拔勝等十三人配享太祖廟庭壬午大赦天下

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覽萬機軍旅之事護猶揔焉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爲揔管景辰封大將軍章武孝公導子亮爲永昌公翼爲西陽公三月癸巳陳六軍帝親擐甲冑迎太白於東方秦郡公直鎮蒲州吐谷渾寇邊庚戌遣大司馬博陵公賀蘭祥

率衆討之四月戊午武當郡獻赤烏甲戌雲
秦州獻白馬朱鬣五月戊子詔曰皇王之迹不一
因革之道已殊莫不播八政以成物兆三元而爲
紀是以容成創定於軒轅羲和欽若於唐世鴻
範九疇大弘五法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
曆明時故曆之爲義大矣但忽微成象象極
則差分積命時時積斯舛開闢至于獲麟二
百七十六萬歲晷度推移餘分盈縮南正無聞
疇人靡記暑往寒來理乖攸序敬授民時何其

積謀昔漢世巴郡洛下閎善治曆云後八百歲
當有聖人定之自火行至今木德應其運矣朕
何讓焉可命有司傍稽六曆仰觀七曜博推
古今造我周曆量定以聞己亥聽訟於正武殿
辛亥以大宗伯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大司徒大
司寇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宗伯武陽公豆盧寧
爲大司寇柱國輔城公諱爲大司空乙卯詔曰比
屢有糺發官司赦前事此雖意在疾惡但先王
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問自新何由

哉如此之徒有司勿爲推究惟庫廄倉廩與海
内所共漢帝有云朕爲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
公家財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遠一不須
問自周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而事跡可知者
有司宜即推窮得實之日但免其罪徵備如法
賀蘭祥攻拔洮陽洪和二城吐谷渾逋走閏月
庚申高昌遣使獻方物六月戊子大雨霖詔曰
昔唐咨四嶽殷告六眚覩災興懼咸眞其時雍朕
撫運應圖作民父母弗敢怠荒以求民瘼而霖

雨作沴害麥傷苗隤屋漂垣洎于昏墊諒朕
不德蒼生何咎刑政所失罔識厥由公卿大夫士
爰及牧守黎庶等今宜各上封事讜言極諫罔
有所諱朕將覽察以荅天譴其遭水者有司
可時巡撿條列以聞庚子詔曰潁川從我是曰元
勳無忘父城實起王業文考屬天地草昧造化
權輿拯彼橫流厈茲頹運賴英賢盡力文武同
心翼贊大功克隆帝業而被堅執銳櫛風沐雨
永言疇昔良用憮然至若功成名遂建國剖符

子惟休也其有致死王事妻子無歸者朕甚傷之凡是從先王向夏州發夏州從來見在及薨亡者並量賜錢帛稱朕意焉是月陳武帝薨兄子蒨立是謂文帝八月己亥改天王稱皇帝追尊文王爲帝大赦改元壬子以大將軍安城公憲爲益州揔管癸丑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九月乙卯以大將軍天水公廣爲梁州揔管辛未進封輔城公邕爲魯國公安城公憲爲齊國公秦郡公直爲衛國公正平公招爲趙國公封皇弟儉爲譙國

公純爲陳國公盛爲越國公達爲代國公通爲冀國公逌爲滕國公進封天水公廣爲蔡國公高陽公達奚武爲鄭國公武陽公豆盧寧爲楚國公博陵公賀蘭祥爲凉國公寧蜀公尉遲迥爲蜀國公化政公宇文貴爲許國公陳留公楊忠爲隨國公昌平公尉遲綱爲吳國公武威公王雄爲庸國公邑各萬戶冬十月甲午以柱國吳國公尉遲綱爲涇州總管是月齊文宣帝薨子殷嗣立以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爲秦州總管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于紫極殿始用百戲焉三月辛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月帝因食遇毒庚子大漸詔曰人生天地之間稟五常之氣天地有窮已五常有推移人安得長在是以生而有死者物理之必然處必然之理脩短之間何足多恨朕雖不德性好典墳披覽聖賢餘論未嘗不以此自曉今乃命也夫復何言諸公及在朝卿大夫士軍中大小督將軍等並立勲効積

有年載輔翼太祖成我周家今朕纉承大業處萬乘之上此乃上不負太祖下不負朕躬朕得啓手啓足從先帝於地下實無恨於心矣所可恨者朕享大位可謂四年矣不能使政化循理黎庶豐足九州未一二方猶梗顧此懷恨目用不瞑唯冀仁兄冢宰洎朕先正先父公卿大臣等協和爲心勉力相勸勿忘太祖遺志提挈後人朕雖没九泉形體不朽今大位虛曠社稷無主朕兒幼稚未堪當國魯國公邕朕之介弟寛仁大度

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夫人貴有始終公等事太祖輔朕躬可謂有始矣若克念世道艱難輔邕以主天下者可謂有終矣哀死事生人臣大節公等思念此言令萬代稱歎朕稟生儉素非能力行菲薄每寢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器用皆無雕刻身終之日豈容違棄此好喪事所須務從儉約斂以時服勿使有金玉之飾若以禮不可闕皆令用瓦小斂訖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權辟衰麻且以素服從事葬

日選擇不毛之地因地勢爲墳勿封勿樹且厚葬
傷生聖人所誡朕旣服膺聖人之敎安敢違之
凡百官司勿異朕此意四方州鎭使到各令三日
哭哭訖悉權辟凶服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除
非有呼召各按部自守不得輒奔赴闕庭禮有
通塞隨時之義葬訖內外悉除服從吉三年
之內勿禁婚娶飲食一令如平常也時事殷猥病
困心亂止能及此如其事有不盡準此以類爲斷死
而近思古人有之朕今忍死書此懷抱其詔即帝

口授也辛丑崩於延壽殿時年二十七謚曰明皇帝廟稱世宗五月辛未葬於昭陵帝寬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學博覽羣書善屬文詞彩溫麗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捃採衆書自羲農以來訖于魏末敘爲世譜凡五百卷云所著文章十卷

史臣曰世宗寬仁遠度叡哲博聞處代邸之尊實文昭之長豹姿已變龍德猶潛而百辟傾心

萬方注意及乎迎宣黜賀入纂大宗而禮貌功臣敦睦九族率由恭儉崇尚文儒亹亹焉其有君人之德者矣始則權臣專制政出私門終乃鴆毒潛加享年不永嗚呼惜哉

紀第四　周書四